

清代筆  
記叢刊

春在堂隨筆

俞樾著

中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春在堂隨筆卷五

清德清俞樾著

年家子鄒容閣以張文毅公冰溪吟草一卷示余。乃甲寅夏日。公罷江西巡撫。僑居玉山縣而作。縣有水曰冰溪。載叔倫詩所稱冰為谿水玉為山者是也。故題曰冰溪吟草。首為廣哀詩四十三章。序曰。自粵賊犯順以來。用兵五年。又各處土寇竊發。其間歿於王事者。未易更僕數。今年夏間居無事。因取平生師友姻黨及江西將吏之死事者。各系以詩。用志吾哀。略以時日之先後為次。下吏未弁。匹夫匹婦亦皆與焉。忠孝節義。不可以貴賤論也。其詩每章。皆以嗚呼發端。首章云。嗚呼林文忠。次章云。嗚呼李文恭。他章皆然。詩雖止四十三章。然七章嗚呼武昌城。十五章。嗚呼石頭城。皆羅列多人。固不止四十三人也。又七言古詩一篇。題曰。去年七月朔。余在南昌。守城督戰。奴子鄭貴侍側。與材官哈恩俱斃於礮。血濺余身。今一年矣。感而有作。詩曰。去年今日豫章城。我在城頭督戰兵。賊礮如雨向城擊。忽然鮮血濺我纓。左右駭愕。環相顧。中有二人中礮仆。材官哈恩僕鄭貴。淋漓血染城頭路。哈恩碎顱氣僅存。鄭貴洞腹猶能言。首問主人受傷否。次言有母乏養食。我聞此語心悲切。世人枉自。

談名節。此僕二十不讀書。臨死之言何烈烈。人生忠孝賦於天。我今報國知何年。

將母猶荷君恩重。愧汝國殤空淚漣。公諱芾。字黼侯。陝西涇陽人。以翰林起家。官至

江西巡撫。守南昌省城百餘日。有功東南大局。後在籍充團練使。死回民之亂。事具

國史。余於公為詞館後輩。初不相識。讀其詩。重其為人。錄存此詩。亦足見一斑也。

陳子莊大令其元。嘗受業於余舅氏姚平泉先生。少時恃才自喜。芥視青紫。道光戊

子歲初應鄉試。試畢與數友遊西湖。適有請箕仙者。子莊率爾問令科中否。盤中書

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至甲子。相去尚遠。子莊意頗不然。大言曰。仙人不靈。盤中又

書曰。靈靈靈。相與轟然一笑而散。乃屢試秋闈。一衿如故。而距甲子之科。亦不遠矣。

無何東南大亂。蘇杭淪陷。甲子科竟不獲舉行。至賊平後。始補行之。則子莊已需次

江蘇矣。乞假而歸。將復就試。學使者以其既列仕籍。攢不錄送。無如何也。復與數友

游湖上。語及前事。曰仙人真不靈矣。一友笑曰。靈靈靈。子於甲子之歲。為左繼舉制

府所薦舉。疏云為敬舉人材。仰求錄用事。然則子非甲子舉人乎。子莊亦憬然信乎

事。皆前定也。子莊宰青浦時。有歸思。繪峯泖純思圖。求題於余。余信筆書五言三章

曰。之子有歸思。秋來問水濱。欲將種花手。去作採莼人。煙雨扁舟活。丹青一幙新。鄉

山九十九蒼翠撲船脣。我欲留君住。青山負草堂。我將勸君隱。丹詔惜循良。且喜宦遊地。依然雲水鄉。何妨緩歸棹。在此作龍黃。我讀君詩句。因之自汗顏。早經謝朝籍。仍欠卧鄉闕。東舍採菱去。西家獲稻還。還來應笑我。吳下鬚毛班。余生平題圖之作。多不存稿。此詩乃興到語。然人或賞其流動有致。姑錄於此。其餘類此者尚多。然旋作旋忘。思之不得。輒自笑曰。姑聽後人收作集外詩矣。

南海桂皓庭孝廉文燦。自金陵來吳下。以戴子高劉叔侃兩君書來見。亦博學士也。所著有易大義補。禹貢川澤考。詩箋禮注異義考。周禮令釋。春秋列國圖考。歲膏肓評。起廢疾評。發墨守評。論語皇疏考證。孟子趙注考證。孝經集解。孝經集證。以上諸種。總名經學叢書。同治元年進呈。曾邊乙夜之覽。又有說文部首句讀。四海記。經學博采錄。興執堂集。其經學博采錄。與江氏藩漢學師承記體例相似。君知余譏箸頗富。索觀已刻各書。並未刻者錄目以去。其亦將采入之歟。

余於道光丁酉歲應鄉試。曾中式副榜。因考宋時解試。有所謂待補小榜者。其令副榜之權輿乎。宋趙升朝野類要云。待補者三場內只第一場合格。及補試內。只大場合格。益恐黜落之可惜。故以此勉其學者。洪邁夷堅志。載吳滌事云。營道士人吳沂。

淳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夾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涉。則當再薦。至己酉。遂更名。果再預選。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石應龍。遂符其兆。又載黃竑事云。竑習春秋。已為老官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欲賓諸侍補小榜。令釣前後兩場草卷。參讀。見首場經義。批抹數十條。不可復收。乃攜謁本考官共議。將令另謄錄。其人閱所黜義。大悔前失曰。非君見臨。幾失一士。過不憚改。遑恤其他。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疵病。寘于待補之冠。而以竑居第三。觀此可知宋時待補小榜。即今副榜也。余中副榜時。年纔十七。故先大夫勸以詩曰。共說終、軍、綢、弱、冠。已成龐、統、半、英、雄。又曰。閉戶曾窮皓首經。先人晚謝一衿青。不圖世澤延孫舍。早有清芬接祖庭。蓋謂先祖南莊府君。曾副乾隆甲寅賢書也。又曰。只憐燕市人如舊。未見鵠鵬化北溟。謂是歲壬甫兄應京兆試未售也。及癸卯歲。兄舉於鄉。至甲辰歲。余繼之。或曰。祖孫副榜。兄弟聯科。是亦君家佳話矣。

余登丁酉鄉試副榜。是科同邑中式者五人。歸君真字璞人。車君玉階字墨林。江君毓荃字巽齋。戴先生福謙字貽仲。蔡君篤培字補辰。迄今不過三十五年。而五人者墓草宿矣。獨余尚在耳。江君篤信紫陽之學。著讀朱階梯一書。其自序云。朱子云。四

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續之曰。朱子文集語類。近思錄之階梯。薛文清胡文敬陸清獻張楊園諸先生之書。又朱子文集語類之階梯。則欲讀朱子書者必自薛胡張陸之書始。由是而上溯真文忠許文正兩先生。以及朱子門人。如陳北溪先生之書。熟觀而深究之。始能得其要領云。其書十四卷。道體一論。學二致知三存養四克治五家道六出處七治體八治法九政事十教學十一警戒十二辨異端十三論人物十四每類先錄朱子文集語類。而以所見闡明之。或仍證以朱子之說。或博采前人之說以證之。其於諸類無可附麗者。別為餘論三卷。君家藏書甚富。又素留心經世之學。故治體治法諸類頗有裨實用。非空談心性者比。手自錄稿。稿凡七易。而晚年定本。竟毀於庚辛之難。余於其從子子平孝廉處覓此書。點竄塗改。尚非定本。未能刻以行世也。余憫其一生心血。恐終歸淹没。故錄其大略於此。

徐誠庵大令為余言。向見吾邑蔡氏家譜。有前輩書小字一行云。元制庶民無職者。不許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齒。合計為名。此制於元史無徵。然證以明高皇所稱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為元時令甲無疑矣。見在紹興鄉間。頗有以數目字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婦年二十二。合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婦年二十二。

合為四十五。生子或名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上並徐君說。余考明勲臣開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東甌王湯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數目字為名。又考洪文敏夷堅志所載。宋時襍事如云興國軍民熊二。又云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又云南城田夫周三。又云鄱陽小民隗六。又云符離人從四。又云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又云解州安邑池西鄉民梁小二。又云董小七。臨川人。又云徽州婺源民張四。又云黃州市民李十六。其僕崔三。又云鄱陽鄉民鄭小五。又云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諸如此類。不可勝舉。又載陽武四將軍事云。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第。識者疑為神云。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時里巷細民。固無名也。吳牧鶴太守仰賢。手錄所為詩一冊見示。內有紀歲珠一首。序云。歙人某娶婦甫一月。即行賈。婦刺繡易食。以其所餘。歲置一珠。以絲繩繫之。曰紀歲珠。夫歸。婦歿已三載。啟篋得珠。已積二十餘顆。余謂此婦幽貞自守。而紀歲珠之名。亦新艷可傳。惜不得其姓氏也。

同治十年冬。余自西湖精舍還吳下廬廬。迂道德清。省視先人邱壠。十一月辛丑。泊舟城中。而自坐小舟出南門。至金鷺山。展先通奉君之墓。留奴子沈貴守舟。勿有一

人可四五十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告以主人不在。其人必欲入舟。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略是劉字。沈曰。卯金刀乎。曰非也。木字偏旁耳。沈以主人柔梓之鄉。慮是親故。未敢阻之。即從之入。其人入舟。畧視即去。亦不復再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字而音似劉字。且為姓氏所有者。惟樓字。而吾邑素無樓姓。莫知何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鄉秀才皆在。因以訪之。且曰。非樓即柳。邑中有是姓乎。兩君無以應也。已而兩君回德度歲。徧訪邑人。則不特無樓姓。并無柳姓。因告余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者。吾邑總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曰戴。曰柳。曰葉。而柳實先於戴葉。唐武后時。初設德清縣。柳侯即來為縣令。侯名察躬。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德清君者是也。有惠政。既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戴侯興。而邑人即以柳祠故址為之祠。於是祀戴兼祀柳。後又附以葉。並詳縣志。余羈旅四方。久不獲躬拜祠下。自惟素履硜硜。自守未必獲罪明神。若謂文章道義。足以感動幽明。則余又非其人也。兩君云云。無乃諷語。姑記於此。以為修省之資。

余從前客授新安。歲一往還。皆從錢唐江溯流而上。過嚴先生祠。凡一十七次。皆未

及登。壬申春。余至福甯省視。太夫人起居。道出桐廬。維舟祠下。遂一登覽。祠乃亂後重修。亦無可觀。其旁有客星樓。登樓平視。頗盡江山之勝。俯視余舟。若在鷺下矣。釣臺西臺。兩峰並峙。高出層霄。余無濟勝具。不克登其巔。不知先生當日如何垂釣也。按水經。漸江水篇云。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為桐溪。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酈道元注云。瀨帶山。山下有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游也。今石室及磐石。均未之見。又據經云。自縣至於潛。則與今水道亦不合。疑漢晉間所謂嚴瀨者。或未必即此也。

福甯府署後圃。有大鐵鎗。長五六尺許。不知所自來。或云。官軍征蔡牽時所得。或云。府城象船形。故以此鎮之也。又於三堂門外。見石鼓二。其右一鼓刻云。至正五年。歲在乙酉。常住誌。亦不知所自來。或云。取之佛寺。或云。郡齋本由佛寺改建也。檢尋郡志。均不得其詳。余謂壬甫兄云。東坡有鳳翔八觀之詠。此亦可云福甯二觀矣。

壬甫兄示余舊鈔書二冊。曰。文房四友除授集。首冊所錄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陳公。除子墨客卿誥。賜楮知白誥。各一篇。

其譏人名氏不書。但題安晚先生四字。又代毛穎謝表。代石虛中謝表。代陳公謝啟。  
代褚知白謝表。各一篇。譏者為竹溪林史君。注云。名希逸。字肅翁。次冊一制二誥一  
詔三表。一啟並如前。譏者為後村劉中書。注云。名克莊。字潛夫。又擬彈中書令管城  
侯毛穎疏。擬駁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奏。擬駁陳公除子墨客卿奏。擬駁召楮  
知白奏。各一篇。則新安胡謙厚所譏也。紙墨雖舊。而文字完好可讀。卷首有林肅翁  
序。其略云。淳祐丙午。安晚先生以少師領春國節鉞。留侍經帷。寓第湧金門外。養魚  
莊。日有湖山之適。僕時備數校讎府官。閑無他職。頗得奉公從容。一日謂僕曰。某嘗  
為文房四友除授制誥。因官湖外而歸。舊稿蠹蝕不復存。今僅能追憶一二語。僕因  
請聞其略。公曰。容某思之。又數日。公連以數則示教曰。余因子之請。遂得追補成之。  
僕讀而喜曰。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無謝可乎。遂各為表啟一首。以  
呈公。公大加稱賞。踰年。公再入相。僕謹闕不敢出。今既補外。無復爭名。求進之嫌。因  
取而刊之。郡齋云云。所稱安晚先生。乃鄭清之也。清之有安晚堂集。考宋理宗端平  
二年乙未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九月。以有事明堂。大  
雨震電。二人俱免。自是至丙午。為淳祐六年。正其優游湖山之日至七年。清之復為

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即序所謂踰年再入相者也。清之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其再相則年衰齒暮政歸妻子相業更無足稱。林竹溪劉後村並依附賈似道亦非端士。然此卷以文為戲頗有可觀亦舊籍之幸存者也。余語士甫兄當付之剞劂以詒好事者。因先記大略如此。惟讀胡謙厚序知尚有李幾復所作一奏三狀。代四友辭免者惜不可見矣。

余自浙入閩行經福鼎縣境見一嶺上有馬仙娘廟不知何神也。及檢福甯府志乃有二說。方外志云馬真人溫麻里馬氏女也。乾符中入崑田山煉丹仙去。今丹井尚存。又外紀云壽邑有馬仙者相傳江南人女隨父宦來閩抵壽年甫十八死于鷓鴣村。鄉人廟祀之。祈禱輒應。倭寇壽城黃昏時忽見旌幟彷彿有女將率兵至。倭駭甚遁去。此二說者未詳孰是。王甫兄云是必一人而傳者異其詞。

楊石泉中丞偶得沈端恪年譜四卷。其書乃未定稿本屬余寫定。因於吳下鴈廬校讀一過付鈔胥寫之仍為四卷。端恪名近思字位山仁和五杭村人始為僧於靈隱寺後入錢唐縣學仕至左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葬吾湖歸安之埭溪高安朱文端公表其墓曰理學名臣亦康熙雍正間一時人望也。彭尚書啟豐撰公墓志銘末云謹

按公年譜志之墓。疑其時自有年譜行世。而此譜多引彭志為證。又彭志稱負笈虞山錢圓沙嚴寶成之門。而此譜則謂考公詩文無與錢嚴二公往來之作。然則彭所據者非此譜也。公所著天鑒堂詩文集。余均未之見。故於此譜無所增改。一仍其舊文而已。

朱定甫司馬示余古鐘搨本。其文屈曲不可識。余以意度之。曰古雷字也。說文靷。古文作靷。其中有回象。回轉之形。今此鐘文。左半作靷。各從作靷。各從四回。所謂古搨文多繁重也。論衡雷虛篇。稱古人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轉。則鳴校軫之狀。鸞律峴壘之類也。以是言之。古人為雷形。多作此象。其為古雷字無疑矣。斯鐘也。請即謂之雷鐘。以配古之雷鼓可乎。

蘇州府署舊有白香山所書木蘭堂額。道光中。盱眙汪君云任來守是郡。摹此三字。鐫石寄歸其家。并跋其後云。丁酉九秋。余守吳郡。年五十有四矣。昔白公亦以此年來判是州。千百年間。官齒符合。登堂瞻仰。益深欽幸。余家南園。故多木蘭。因摹三字。鐫石寄歸。余不敏。何敢僭擬古人。竊冀解組歸山。得如公之享高年。逍遙娛樂。於願斯足。爰誌本末。并繫以詩。詩曰。千載風流刺史賢。木蘭題字尚依然。恰當賤子官吳。

日。正合香山領郡年。擬續新詩鐫石上。歸將遺蹟榜堂前。他時得占園林樂。定和先生池上篇。及庚辛之亂。郡齋無恙。而是額失焉。同治十一年。李徽生太守。復從盱眙汪氏乞得搨本。摹刻以存其舊。余生平最喜白太傅詩。適寓吳中。得從太守借觀搨本。因記大略如此。

道光癸未歲。杜石樵先生視學吾浙。於四月八日。肄試吳興。適得相國文正師況金之報。乃題聞喜軒額。於試院東楹。至同治辛未丁濂甫同年紹周視浙學。亦於四月八日肄湖。越三日。而嗣君立瀛成進士捷音至。乃又顏其室曰疊喜。宗湘文觀察時守湖郡。賀以詩。濂甫次韻和之。其詩曰。聞喜名軒事亦奇。師門遺墨尚淋漓。四千里外登龍日。五十年前噪鵠時。艷說宮花分棣萼。原注姓立幹戊辰殿試故云階樹盡瓊枝。吳興太守多情甚。貽我瑤箋索和詩。一時和者甚衆。壬申春日。余與濂甫相遇於杭州。因亦成三律云。試院論文正賞奇。興來酒味不嫌漓。自從老杜留題後。又見雙丁競爽時。藝苑留傳稱盛事。師門珍重出孫枝。阿翁聞喜軒中坐。疊喜還成疊韻詩。先後相符亦一奇。湏知風會未曾漓。蓬山未報登瀛信。苔水仍逢浴佛時。鵠語報新兼話舊。半年異榦却同枝。傳家畢竟金籧嬴好。記否趨庭課學詩。傳到花箋共詫奇。廿

年榜運判醕濶請看子舍鼙聲日。正是庚科鼎盛時。

庚戌一榜向來落異至去年則汴生湘吟先後得侍郎而年家

子姪亦多成進士入詞林者或榜運一轉機乎老我漁樵分半席諸君鸞鳳在高枝鶴鳴有子爭相和絕妙

卷阿吉士詩三詩走筆而成不存於集偶記於此聊存科名盛事兼為茗雪美談也蘇州府太湖同知駐東山即所謂莫釐峯也故人朱君守和字璞山居是官樂其民情之樸山水之佳謂仕宦清福盡此矣嘗因京師舊友問太湖政績以詩報之云萬仞青山當畫城一湖煙雨放船行地真山水爭奇處人是羲皇向上情大半漁樵為世業無多雀鼠任鄉評武陵何用官經理不必桃源問政聲。

邵步梅變元示余邵氏家乘云邵氏本康節之裔宋南渡應名至臨安後分支姚江元至正末有名阿毛者始占籍仁和明初政令嚴託以乳名立戶故其名不傳有洪武六年戶部由帖花邊細書一戶邵阿毛係雪白百姓按雪白百姓殆即清白良民之意其名甚奇可入詩料也。

徐誠庵本立著詞律拾遺一書補萬紅友所未備頗足為萬氏功臣其書甫脫稿即以見示余小有獻替偶錄數條雖皆小小者似亦論詞者所宜知耳辛去疾哨徧詞有云東游入海此計直以命為嬉二句當於海字絕句文義甚明今必以計字為韻

則兩句遂不可讀。不特計字韻複而已。此誤以非韻為韻而失之者也。趙以夫薄媚  
摘偏上段云。先生底事。有賦飄然。剛道為田園。獨醒何為。持杯自勸。未能免。下段云。  
歡娛終日。富貴何時。一笑醉鄉寬。倒載歸來。回廊又月滿。皆隔六句。而後得韻。殊太  
疎闊。疑園字寬字亦韻。乃平仄通叶體也。此誤以韻為非韻而失之者也。趙孟頫  
長壽仙止段云。翠光飛禁苑。正淑景芳妍。彩仗和風細轉。下段云。八音奏舜韶。慶  
玉燭調元歲。歲龍輿鳳輦。數語字句俱同。乃上段苑字叶。而下段韶字不叶。疑是絃  
字之誤。蓋平仄通叶也。又元絳映山紅慢上段云。羅幃護日金泥皺。映霞腮動檀痕  
溜。下段云。佳人再拜擡嬌靣。歛紅巾捧金杯酒。兩語字句俱同。乃上段皺字叶。而下  
段面字不叶。疑是手字之誤。亦韵也。此皆以一字之誤而失其韵者也。夫叶韵乃詞  
中最要之處。而以流傳失真。并是韻非韵。尚莫能辨。况其他乎。宜乎協律之難矣。

余嘗見吳江張澹。有一小印曰。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合印。已載於第  
一卷矣。徐誠庵自言。曾見陸璞卿。咸豐庚申。避地滬上。寓魚行橋趙氏屋。居停主人。  
即璞卿之女婿也。偶來其家。故誠庵得見之。年已五十餘。頗有林下風。時春水已亡。  
璞卿授徒。藉脩脯自給。及門受業者。皆習舉業。為八股文字。已成篇者五人。未成篇

者六七人。洵不愧女士之目矣。其名刺書張陸惠三字。惠其名也。合張陸二姓并書之。蓋仿衛夫人稱李衡之例。雖小事亦與率爾下筆者不同。

徐誠庵又手錄一事見示云。己亥歲與同縣沈閒亭先生夜話。縱論邑中諸人。先生皆搖首閉目。不置一詞。問吾邑竟無一人乎。先生睥睨良久。忽曰。若知有俞蔭甫乎。曰。固識之。乃與同補博士弟子員者。曰。是吾邑之傳人也。吾衰且老。可息肩矣。諸君欲與並驅中原。恐終為虬髯公耳。其推重如是。嗟乎。余與先生行輩較後。未嘗攜文章謁後塵也。先生何所見而以傳人許我乎。此與第一卷所載黃孫二公事相類。皆事理之不可解者。今老大無成。深負諸老輩期望之意。為之恧然。先生名雲。甲辰進士。終廣西縣令。有子三人。皆流寓粵東。聞所著有水利輿地書數種。今不知存不也。寶應王予中先生名懋。竑海內所稱白田先生者也。其族元孫補帆中丞。刻其讀書記疑十六卷於閩中。余為校正誤字。屬補帆改刊。惟其中有原書錯誤者。改之則失其真。若遂聽之。則恐疑誤後學。因錄數事於此。告世之讀先生書者。漢書地理志。口曰。下云有周天子祠一所。故曰胡。武帝更名湖。此故字。乃新故之故。言舊名胡。而武帝更今名也。夏陽下曰。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霸陵。下曰。故芷陽。文帝更名。如